



时代文艺出版社

内 容 提 要

“五英花令”带着死亡气息重现江湖！

“春天一枝杏花死令”被独手乾坤焦天梦收到，少侠独孤青闻讯独闯焦府，借助绝色佳人王瑶凤的聪明才智，识敌阴谋，查出奸细，使得杏花死令下，第一次有人逃出鬼门关。

为了躲避五英花令的追杀，焦天梦于隐居之前将武林至宝——九全老人的藏珍图赠送与独孤青。

历时三月，独孤青艺成出山，途中巧遇美少女黄幼梅，百回谷结识毒凤白飞虹；竹林迷楼之中，施翠环设计诱惑独孤青，却被地狱谷三公主救出。

历尽酒色财气诸大关，独孤青终于揭开了五英花令之谜，却万万没想到：五英花令的令主正是他那神秘失踪的母亲……

本书情节紧张跌宕，扑朔迷离，一波未平，一波又起，发展每每出人意料，使人一旦捧读，非一口气读完为止。

目 录

第一章	五英花令	(1)
第二章	西席之谜	(2 7)
第三章	神功惊敌	(5 4)
第四章	菊花四娘	(8 1)
第五章	柳林寻芳	(108)
第六章	囚牢艳遇	(136)
第七章	一剑惊魂	(163)
第八章	月夜迷离	(193)
第九章	奇峰陡转	(219)
第十章	生死契约	(246)

第十一章	蛇蝎心肠	(275)
第十二章	迷楼怪老	(302)
第十三章	尔虞我诈	(330)
第十四章	情酬知己	(357)
第十五章	桃花岛主	(384)
第十六章	怪客苍冥	(411)
第十七章	冷暖人间	(427)
第十八章	夜探候府	(454)
第十九章	岁寒三友	(482)
第二十章	闰房奇遇	(510)
第二十一章	以德报怨	(545)
第二十二章	酒楼风云	(564)
第二十三章	神秘怪客	(592)
第二十四章	奇绝古墓	(616)
第二十五章	黑白双判	(644)

第二十六章	意外之变	(671)
第二十七章	隐现端倪	(699)
第二十八章	逍遥公子	(726)
第二十九章	为了情仇	(753)
第三十章	侠义无双	(781)

第一章 五英花令

“嗤”地一声响，一朵白色的花朵，颤巍巍的钉在一座大厅中的朱红漆柱上。

立时幽香四射，触鼻一阵花香。

厅中一盏高悬的琉璃灯下，四个人正在开怀畅饮，谈笑风生，这一声轻响，那饮酒的四人全都听到，在悚然一惊的同时，四人毫未作势，各个上身后仰，箭一般射立在厅中两侧。

四人相顾一怔。

就在这一瞬间，其中一人忽然“啊”了一声，道：“看！那是什么？”

与发话人并肩而立的一个儒生打扮的人，循声望去，脸色立时死灰一片，声音抖颤着道：“杏……杏花令。”

对面两人听得心头一震，身子微微一颤，但因那朵杏花是钉在厅中右面柱上，柱大合抱，自然无法看见，不知是一听杏花令便吓得无法移步，还是当自己的生与死，就将在自己一瞥之间决定，而没有那份勇气去自己辨别。两人全是嘴唇一阵颤动之后，有一人终于勉强迸出一句：“是生令，还……还……是……是……死令？”

那“死令”二字，那人全都说得很吃力，好像费了很大的劲，鼓了很大的勇气才说出来。

先前发话的人，是一个五旬左右的老者，相貌奇古，双目神光湛然，适才一看清那朵杏花时，也是一脸惊骇之色。但一来他是此间主人，在武林中颇有名气，二来他的武功成就本来就在三人之上，事情到了头上怕也没用，此时已镇静下来，勉强打一个哈哈道：“三位别怕，倒像是传说中的一朵死令，但这死令是送到老夫厅上，三位是客，当然与三位无关。”

这老者正是名震川东的霸主，姓关名再春，人称双飞神掌，川东水路武林人物，都对他畏惧三分。因为他这座庄院，建在夔州与巫山县间的长江北岸，武林中人由水路入川，都得前来拜望，庄院又建得富丽堂皇，真可说是楼阁连云，富甲川东。

三人一听双飞神掌恁地一说，反而不好意思起来，大家勉强收起惊容，那退到厅对右面的两人，各自晃身到了主人身旁，四双眼睛一齐落向钉在朱红漆柱上发射着幽香的杏花上。

双飞神掌虽是忐忑不安，但仍装出一脸笑容，道：“哈哈！想不到武林近来传闻的‘五英花令’，居然会光顾到老夫庄中来。好！好得很！快请坐下，酒席未完，别因此扰了雅兴，哈哈，坐啊！”

说完，当先走回主人坐位上。

双飞神掌见三人迟疑不动，便知道三人心意，心中虽是不快，仍是一声哈哈道：“听说五英花令，是以令到四个时辰为限，时间还早得很呢？三位远来，老夫应该先尽地主之谊，但因为这事，老夫只得酒席完后就下逐客令了，等三位走后，老夫再作准备，也不算迟。”

双飞神掌恁地一说，三人心中再怕，也只有硬着头皮重新走回席上。

四人重新入席，双飞神掌又敬了三人一杯酒，才向那坐在首席的中年儒生装束的人说道：“仲明兄，听说锦江一剑三昆仲死

前也得到杏花死令？”

双飞神掌显然是想探听花令主人的武功和来龙去脉，以便筹划对付之策。

那儒生装束之人姓吕，一枝判官笔神出鬼没，是川中有名的点穴名家，有神笔之称，当下叹口气道：“不错！锦江一剑死时，小弟正在成都，也是傍晚时分，家中突现杏花死令，当夜便死在家中。听人说，事后家中一只传家金鼎不见了，另外还损失了许多金银财物。”

双飞神掌想知道的是锦江一剑死时的情形，又道：“敌人如何现身，难道没听说过？”

神笔吕仲明叹了口气，摇摇头道：“唉！说来真是神乎其技，锦江一剑在剑术上虽然成就不高，但也非泛泛之辈。听说他发现杏花死令，立即将老二穿碑手、老三子母双剑请来，曾经作过万全的安排，三人坐在大厅中，大厅前后及厅中两侧，则有数十个门下，全是劲装疾服手提兵器，约莫子时刚过，来啦！”

相对而坐的两人神色一变，不禁一齐回头向大厅外望了一眼。

双飞神掌冷哼一声。

两人这才知道自己胆小失态，脸上不由一红，低下头去。

那吕仲明又道：“忽然一阵香风吹来，厅中四盏灯一齐熄灭，戒备在大厅四周的人，仅听到锦江一剑三人同时一声暴喝，跟着却是几声女人嗤嗤笑声之后，便什么也没听见了，等到有人点了火把赶来，他们三昆仲已死在大厅中，老大和老三剑都尚未出鞘，显见联手也来不及还。”

双飞神掌听得抽了一口冷气，但脸上仍是镇静如常，冷笑道：“听巴州的两江总舵主水上飞龙死前是一朵桃花令，可是真的？”

坐在右面的一个中年汉子，姓王名雄，左面那个瘦削脸孔的汉子则叫王飞，两人合称巴州二鼠，真是号如其人，胆小如鼠。那王雄为了掩饰适才的尴尬，忽然抬起头来，胸膛一挺，道：“哈哈，这事小弟知道。”

王飞听哥哥出声，自己也不能让人讥笑说骇得话也不敢说呀！当下瘦脸一扬，抢着说道：“不错！是一朵桃花令，那是下午发生的事。江总舵主正在后园与一个门下喂招，忽然闻到一阵桃花香味，当时心中奇怪，夏秋之交，哪能会有桃花？哪知他掉头一看，嘿！怪事？就在他身边丈许处一株柏树干上，颤巍巍的插着一朵白色桃花。”

双飞神掌凝神而听，点头道：“以事情发生的时间，和那桃花令主出现得无声无息一点看来，桃花令好像还在这杏花令之上呢？”

王雄接口说道：“是啊！杀人的方法也更出奇，当时江总舵主还道是家中婢女们作的纸花，哪知伸手摘下一看，嘿！竟然是真的桃花，而且还像才从树上摘下来不久的呢！”

双飞神掌扫了朱红漆柱上插着的杏花一眼，道：“后来呢？”

王飞又抢着说道：“真是神奇得很！”一句话才说完，忽觉背上毛发悚栗，忍不住又想回头，但见双飞神掌和神笔吕仲明凝神看着他，又觉不好意思，只得又道：“江总舵主才忽然想起近日传闻的‘五英花令’之事。”

神笔吕仲明点头道：“关老英雄猜得不错，‘五英花令’，以杏花最次，它的排列次序听人说是：梅、兰、菊、桃、杏。”

双飞神掌急切的想知道两江总舵主江华是怎样被杀死的？问道：“王兄说神奇得很，究竟怎样神奇法？”

王飞兴高采烈的说道：“嘿！真怪！真是天下奇闻，关老英雄，你老想怎么着？江总舵主虽然想起，仍以为不过是以讹传讹

的神话，还哈哈大笑道：“真若有什么五英花令，每一花令必是一位绝色的美人儿，哈哈，我倒正想纳一房小妾，岂不是正好。”

神笔吕仲明点头道：“江总舵主生平就是喜欢一个色字。”

王飞又道：“哪知话声方落，忽然听到长长一阵浪笑，那笑声，好像在园中，也像在园外，像在半空，也像在地上。总之，笑声听得清清楚楚，但以江总舵主那一身成就，光天化日之下，可就是听不出发自何处？”

双飞神掌唔了一声。

王飞又道：“江总舵主这时才真的怔住了，凝神戒备着喝道：‘什么人？’‘你江总舵主不是要讨一房小妾么？好啦！晚上来跟你洞房花烛就是！’说完，又是一阵长长浪笑声，但这次却越去越远，渐渐杳不可闻。”

双飞神掌问道：“这次可听清了去的方向？”

“嘿！仍跟适才一样，笑声向四方隐去，好像是四个女人，同样的笑着离去。”

“晚上呢？”

王飞越说越有精神，好像忘了适才的恐惧，也忘却了杏花死令正插在身边不远，又道：“那还用说，江总舵主控制两江，手下少说也有千把人，经常在他身边至少也有百把个弟兄。当夜他那院中，灯笼火把照得有如白昼，房上地下全有人把守，江总舵主自己则穿着他那份护身玲珑宝甲，握剑坐在厅中，身前身后有四鲸四蛟各个手持兵器护卫，二更将尽，嘿……”

王飞说至此，忽然打了个寒颤，好像才又想起眼前的事，再也说不下去了。

双飞神掌正听得紧张，忽又见他不说了，冷冷说道：“说罢，今夜的事，与三位无关。”

王飞干咳了一声，又道：“三更未响，那浪笑声忽又响起道：

‘哟！这哪像洞房花烛夜呀，我这个新娘子可胆小得很，见了刀呀剑呀的不该跑才怪，而且这大厅中，也不能当洞房呀！’”

“话声一起，满院皆惊，江总舵主埋伏在屋上屋下的那些人，奇就奇在这里了，各人听到的浪笑声和说话声的地方全不一样，因此全都向自己听到的发声处扑去，这一来，乱啦！厅外百数十人，乱窜乱找，嚷成一片。”

双飞神掌点头道：“方法运用得高明而已，乘乱动手，不足为奇。”

“可是厅中的江总舵主和四鲸四蛟并没乱。”王飞又补充道：“这次也是一阵香风吹入大厅但灯光没熄，四鲸四蛟分明看见一个纤巧的身影飘入大厅，八人一声虎吼，向那身影扑去，哪知那身影竟飘忽不定，分明刀剑已劈到她身上，但是却又劈空。”

“唔！这也是制造混乱的手法，江总舵主呢？”

“他没有追，也没有动。”

王雄这才说道：“大概那身影入厅时，江总舵主便已被暗器打中了死穴，那女人又乘四鲸四蛟追逐时，将江总舵主的六阳魁首和护身玲珑宝甲一齐取走了。”

双飞神掌心头一震，回头看了朱漆柱上的杏花死令一眼，勉强打起一个哈哈道：“好啦，时间不早，我也不留三位了，照这样说来，不是老夫小看三位，即使留下对老夫也毫无益处，三位想留下的盛情，老夫心领就是。”

说罢，抱拳送客。

第二天，川东一带沸沸扬扬，传出飞云庄的关老英雄死了，不但他一个人死，全家上下不留一个活口。人死了还在其次，庄门口的飞云庄三字的金漆牌匾也换了一块，但上面没刻字，只刻上五朵红色的花朵，中间是梅花左右上角是兰菊，左右下角是桃杏，五朵红花恰又形成一朵梅花形。

而且在所有通往飞云庄的道路约里许处，各立了一块示牌，上边刻梅兰菊花杏拼成梅形的花朵标帜，下面则写着：“五英禁地，擅入者杀无赦。”

于是，谁都知道，飞云庄已成了“五英花令”的根据地，关老英雄一家之死，是因为他有这座富丽堂皇的庄子，也因为他有富甲川东的财富。

消息传出，川东武林中人各各自危，别说没人敢闯禁地，大多举家远离，未走的也躲着不敢出来行走。

不到几天工夫，邻近西川几省的武林中人，全得到了这个消息，都惊骇异常，没有人知道，到底这五英花令是些什么人物？

随着这不幸消息而来的，是更惊人的不幸。

湖北五峰山三清观主死了，是死于一朵菊花死令，死后据说观主有一只小匣不见了，那小匣中是什么？连观中的人也不知道。

湖南沅陵的通远镖局解散了，局主无敌金枪死了，是死于桃花令，那是属于劫镖杀人。

贵州梵净山南庄庄主南拳柳无忌死了，是死于兰花死令，另外损失一串稀世之珍的七宝珠。陕西子午镇，七星剑阴无畏也死了，也是死于一朵菊花死令，死后那柄切金断玉的七星宝剑失了踪。

这些遇难的人中，最令人吃惊的是梵净山南拳柳无忌和七星剑阴无畏之死。

南拳是当时有名的拳王，百步神掌名震武林，与甘肃兰州的锦掌施啸天共称南拳北拳，享誉武林数十年，如今竟无声无息的死于一个女人之手，哪能不使人吃惊？

至于七星剑阴无畏，则是天山一蓑老人门下，一蓑老人当时是武林中有数的几个老前辈之一，风云十八剑招无人能敌，一生

在剑术上没逢过敌手，五英花令杀死七星剑，岂不是向一蓑老人挑战。

武林中有些人在吃惊震撼之余，又有点奇怪？怎么一直没听说有人死于梅花令之下？

但稍有头脑的人就明白，以五英花令的标帜看来，再加以被杀那些人的武功来品评，五花中是以梅花为首，菊次于兰、杏次于桃，那就是说梅为五花之主，武功自然是以梅最高，五英花令行事，是估量对手武功之后，再次决定谁去执行，行必有成，这样一分析，那就是说，死的这些人中，还没人够资格要梅花令亲自出手，则梅花令的武功之高，真令人不敢想象。

武林中人震撼惊悸之余，有没有人敢入川东一探五英花令的秘密呢？

当然也有少数几个不信邪的冒险进入五英禁地，可是第二天，那些人的人头，即高挂在禁示牌上。

于是，武林中人对五英禁地，相约裹足。

盐米之乡川南，在沱江右岸与荣水会合处的富顺城中，有一天天然略经人工修建的大湖，名叫小西湖。

时值仲冬！大雪纷飞，将一座小西湖，打扮得粉妆玉琢，洁白无尘。这时——

一个十七八岁的少年，从那褪色的厅内走出来，剑眉星目，神采不凡，只是两道剑眉不时微蹙好像心中十分抑忧。

他踏着雪花，一直走到庄院右面的一株古老梅树下，仰头看了一下。忽然剑眉一展，倏又皱了起来，只听他低低自语道：“花又要开了！”

少年说话同时，一双带着抑忧的目光，由梅枝上移到那古老而苍劲的梅干上，而且伸手去抚摩。

少年手抚处，隐隐现出一行字踪，但那字踪并不是少年品梅

吟雪的句子，而是属于很久很久以前另一个人留下，不是笔写，似是剑刻。

这时，那少年忽然星眸中隐隐闪着泪光，声音低得只有他自己才能听到的念道：“当花盛开的时候，孩子，我会回来。”

少年一遍一遍的念着，也不知念了多少遍，忽又仰起头来，看着梅树上含苞的蓓蕾苦笑道：“又是一年花开了，但愿不要再使我失望，不然——”

少年眼神中忽然射出两道坚定的光辉。

就在这时，厅门口忽然现出一个龙钟老人，抬头看见少年又站在梅树下，头肩上已积满了白雪，摇摇头，发出一声轻轻长叹。

那龙钟老人，一身仆人打扮，但一对眼神却闪闪发光，与他那副龙钟老态不甚调和。

老仆轻轻的走到少年身后，轻声道：“少爷，回去啦！雪这么大！”

少年蓦地回身，双目凝视着老仆，问道：“余忠，这字真是我母亲刻的么？你没有骗我？”

那老仆余忠闻言微微一怔，脸上痛苦的扭曲着，苦笑一下，道：“少爷，余忠侍候你少爷十五年，由三岁到现在，我怎会骗你？”

少年点点头，他已看出余忠在伤心，唔了一声，伸手拍拍余忠肩头，勉强笑了一下，道：“余忠，我是相信你的，只是十五年了……”

少年不禁又抬头看了老梅树一眼，笑容顿失，叹道：“唉！十五年花开花落，总不见她老人家回来，难道我就这样等下去么？”

少年又点头道：“我知道你又要劝我等下去，可是，余忠，等一个渺茫而无法实现的希望是痛苦的，倒不如去找！”

“找？”余忠吃惊道：“少爷，你说要出去找主母？”

“是的，假如今年花开她老人家再不回来。”

余忠脸上又现出惯有的扭曲着痛苦神色。

少年目注他伛偻的身子，问道：“你不同意？”

余忠偷偷拭去眼角上的两颗泪珠，道：“哪能不同意，余忠的意思是：第一，少爷若是出去了，万一主母回来岂不扑空。第二，少爷的武功，是老仆相传，但老仆这点功夫，真会使人笑掉大牙，江湖鬼域，武林奸险，万一少爷出去有啥闪失，余忠怎对得起老主人在天之灵，再说主母将来回来，我又怎么交待？”

少年不等他说下去，又道：“别再噜嗦，花开花落还有半个多月的时间，你将江湖上的事，多告诉我一些就行了。”

老仆余忠正待说话，少年又摇手止住道：“你说那夜杀我爹的蒙面人是谁？你一点也看不出来吗？”

“是的，少爷！”

“难道从武功招式上，也没看出一点蛛丝马迹？”

余忠毅然说道：“当今武学，老仆知道得太少，只看出招式奇诡得很。”

“结果我爹惨死，母亲受伤？”

“是的！”

“母亲事后没说什么？”

“主母伤心得很，不许老仆问什么。”

“三天后我母亲就走了？”

“是的，并且没有交待一句话。”

“这古梅上的字，是母亲刻的？”

“是老仆发现主母走后才看见的。”

“以后就再也没有消息了。”

“没……没有！”

少年仰天一声长叹，狠狠的跺跺脚，头也不回的向大厅中走

去。

成都！川省首府，商业繁华，人文荟萃。

东大街一家高升客院的上房后窗，虽是大雪天，却仍有一个神色忧郁的少年，凭窗而立。

那少年脸上被雪风吹得红红的，不知寒冷，一对深邃而带着坚毅闪光的眸子，正注视着隔墙的一株梅树。

少年叹了口气，心说：“我也太性急，家中那株古梅，虽已凋谢，但这儿的梅仍然正在开着，万一她老人家回去，岂不扑空。”

这少年正是令狐英，现在化名叫孤独青，老仆化名王忠。

他返身走到床头，从包裹中取出一只细长而用黄布裹着的东西，他迅速解开，原来是一柄刻有龙形盘绕的墨绿色古剑，剑长三尺，属于短剑中一种。

少年取剑在手，又走到窗前，手抚剑身，凝望那大雪纷飞的阴霾长空，又冷然一笑，忽然悲壮的念起岳武穆那首“满江红”来。

只是，他把“壮志饥餐胡虏肉”的“胡虏”两字，而又把下面一句中“匈奴”二字，换了“凶徒”二字，至于后面两句，“待从头收拾旧山河”这句改为“待从头重振旧家声”，而又把“朝天阙”这一句，改为“震武林”。

少年才思敏捷，吟声铿锵，旧词新改，倒正合他现在的飘零身世和复仇壮志。

大约当真“壮怀激烈”，少年念罢，蓦然右手微动，龙吟声中，一道墨绿色闪光，有如一条墨龙般直欲破窗飞出。

就在此时，对面梅树梢头，红楼中一扇绿窗轻轻半启，露出半边俊俏脸儿。

那楼上窗中人，本来是听到吟声开窗偷看，哪知刚露出半个脸儿，蓦听呛啷吟之声，跟着又看见一道墨绿闪光，发时一怔，口

中不由惊“噢”了一声。

独孤听声之后，不由对楼上那两个女人生疑，再度打开后窗，观察个究竟。

先前倒未十分留心，现在才发觉那座高楼，红檐绿瓦，碧窗朱户，楼前楼后有不少房舍，竟是一个大户人家。

果然，独孤青才看清那座高楼，那楼上一扇朱门，呀然一声开了，走出两个女人。

一个一身桃红！

另一个则是一身翠绿！

那两个丽人好像是出来赏梅，只见那绿衣女人抿嘴一笑道：“姑娘你看！”

那红衣女人妙目微招，弧犀微露，现出一排编贝似的牙齿，一对一泓秋水般的波光，似落在梅树上，又似穿梅而过，正落在独孤青脸上，扫了一扫，嫣然一笑道：“唔！真美。”

只听那绿衣女人又道：“我说么？你还不信，要不要折来玩玩？”

红衣女人掩嘴吃吃笑道：“死丫头，你又不是不知道，这是禁止的。”

那绿衣女人又格格笑道：“怕什么？折了又没人知道，再说……”

绿衣女人话未说完，红衣女人忙阻止她说下去，道：“别贫嘴了，咱们还是回去商量正经事吧！”

说完，波光一扫，好像穿枝透花而过，直射在独孤青脸上，不由心中一震。

独孤青在家时很少与女人接触，但他心头这一震，不是因为他被女人看见了，而是觉出这两个女人不像一般人家的闺阁千金？